

## 「道成肉身」新釋：一封發送給 e 世代牧者的電郵

作者：葉智仁

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 (Simon Fraser Univ.) 傳理學院博士候選人

[繁體 PDF 檔下載](#) | [簡體 PDF 檔下載](#) | [觀看簡體 html 檔](#)  
[版權聲明](#)

*我也必將合我心的牧者賜給你們，他們必以知識和智慧牧養你們。(耶三: 15)  
我來了，是叫人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。(約十: 10 下)*

神有充足的恩典，祂在歷世歷代用不同方法教導和幫助我們如何愛神愛人。神滿有憐憫，祂的「道」曾在歷史中成為耶穌基督這位有血有肉的人，具體地活在以捕漁為生的門徒之間，告訴他們在那裡撒網可得豐足的收穫，如何可以得人如得魚。這篇文章分別摘取了舊約和新約的一句經文，放在當下的時空脈絡之中，演繹為一封電郵，發送給在「後工業」社會牧養 e-世代的傳道人，探討在物質和資訊都似乎是「後匱乏」<sup>1</sup> 的日子，如何邁向或回歸基督裡的豐盛。

>>>X-Virus-Scanned: by antibody.org running antivirus scanner

>>>FYI

-----Original Message-----

**From:** a small potato [mailto:potato@hotmail.com]

**Sent:** Monday, April 10, 2006 11:58 PM

**To:** all pastors

**Subject: FW: 21 世紀的牧者須要成為 Hi-T 一族嗎?**

你好。或許你早已聽聞，已故的楊牧谷博士撰寫過一本名著《淚眼先知耶利米》。該書在思考現今社會問題的平行線上，正如你對《耶利米書》的了解，展現了活在「一王不如一王」的猶大末期的亞拿突人耶利米如何掙扎。至終，這位大情大性、有血有肉的先知，又怎樣選擇留在猶大地，與被棄的遺民共同居住，並且藉書信鼓勵被擄的人，譜出感人的希望信息。<sup>2</sup> 同樣地，踏進公元二千之際，楊牧師亦不斷提醒我們，不要把香港「後殖民」時代的青年人看為「一蟹不如一蟹」。相反，要懂得欣賞他們在電子科技的運用方面，如何

<sup>1</sup> 「後匱乏」(post-scarcity)一詞，常見於討論「後現代社會」(即生產方面踏進了後工業化階段，而消費方面以科技消費和影像消費為主之社會)的文章。「後匱乏」泛指日常生活中物質必需品不單只絕不缺乏，由於消費品多以「符號商品」(commodity-sign)的形式存在，加上媒體影像不斷地在社會空間中流轉，促使同一功能(utility or function)或相同品質(quality)的物品，能藉附加的符號配搭，產生新的消費意義，因此供人有選擇「無限」的感覺。

<sup>2</sup> 楊牧谷：《淚眼先知耶利米：一個甘於寂寞，忠於所託的故事》(臺北：校園，1989)。

比我們成年人更得心應手，為什麼和憑什麼要對他們抱有希望。更要緊的，我們要留意自己的「有效日期」( expiry date )，不要做一個過期的人<sup>3</sup>、過期的牧者，否則定必哭得比耶利米更淒慘。

要擺脫「過期罐頭」的陰影，近日網上有人倡議，21 世紀的牧者須要更新為「**Hi-T** 一族」。聽到這種言論，你內心咕嚕咕嚕說著什麼呢？等一等.....(^-^)，也許有些人是不大清楚什麼是 **Hi-T** 族？，讓我先稍加說明一下。

**Hi-T** 這術語是指「高科技、高接觸」的意思，是從北美研究社會發展趨勢的大師，約翰·奈思比 ( John Naisbitt ) 和其拍檔於上世紀末出版的暢銷書 *High tech/ High touch* <sup>4</sup> 的概念進一步演變出來的，而絕非叫我們去酒店或高級餐廳嘆一頓英式下午茶( high tea )。 **Hi-T** 代表了銀元的兩面，一方面 ( high tech ) 是針對個人 e 指數 <sup>5</sup> 的高低而言的，即我們運用電子、數碼及資訊科技的能力和態度，講求是否有駕御高科技的技藝和交往能力，另一方面 ( high touch ) 是指我們不被高科技所壓倒的人性發展。<sup>6</sup> 換言之， t= tech 時，是對應我們的所想所做的層面( thinking & doing )量度的，而當 t = touch ，就是對應我們的所感所在( feeling & being )的國度而論的。 **Hi-T** 一族，就是“ tech & touch ” 皆了得的後現代「理想」族群。

### 得閒 call 我飲茶，有事就 e-mail 我！

要進一步明白“ tech & touch ”，先讓我們扼要回顧科技( tech )的發展。蒸汽機澎湃的動力掀開西方社會現代化和工業革命的第一幕劇，隨之而來的火車和輪船縮短了貨物運送的時間，擴張了整體人類交通往來的範圍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核爆巨響的一刻，我們才警覺到「(第一次)現代化」<sup>7</sup> 的謝幕劇開始了，同一時間，「後現代化」和資訊革命已從後台跑出幕前來。今天，電腦晶片( chips )以各種形式締造 e 世代的資訊生活，網路電玩( online games )、電子郵件、手機、MP3、數碼相機、網上理財和購物 .....，這些只是容易被看見的新事物，看不見的是由一個「虛擬真實」( virtual reality ) 構築著的全球化「網絡社會」( network society )<sup>8</sup>。

<sup>3</sup> 楊牧谷：《給下一代：精彩的當家》(香港：恩谷，2005)

<sup>4</sup> John Naisbitt, Nana Naisbitt, and Douglas Philips, *High tech/High touch: technology and our search for meaning* (New York : Broadway Books, 1999)

<sup>5</sup> 參方琇怡：〈e 世代到底要什麼？解讀個人 e 指數〉，《e 天下雜誌》(2001 年 7 月號)。(網上版：<http://www.techvantage.com.tw/mag/contents007.asp>) (下載日期 2006/3/16)

<sup>6</sup> 同註 4。補充一點，關於面對高科技的態度和思維，Naisbitt et al (1999) 一書還包括對基因科技(生物科技)的討論，但這裡高科技(high tech) 集中講資訊科技。

<sup>7</sup> 在學術上，究竟「現代」於焉終結了，人類歷史進入「後現代」的階段，還是以第二次現代性(second modernity) 的社會動力繼續運作，至今仍有爭論。

<sup>8</sup> Douglas Schuler and Peter Day, ed. *Shaping the Network Society: the New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Cyberspace* (Cambridge, Mass.: MIT Press, 2004)

據荷蘭著名學府 Univ. of Twente 傳播學教授 Jan van Dijk 的分析，在「網絡社會」人們的社會連繫和交往是在有機的物理社群( *organic, physical community* )和虛擬社群( *virtual community* )複合而成的日常生活中進行。<sup>9</sup> 一方面，年輕一輩繼續在本土的社區、機構和家庭中生活，另一方面卻時常遊走於更寬廣的電子社群、網路團體，甚至活躍於全球化的身份結連之中。簡言之，他們身處的時空是一個由社會網絡( *social network* )和媒體網絡( *media network* )糾結而成的 e 世代。現實告訴我們，昔日猜想的「全面電子化的來臨」是錯誤的估計，起碼時至今日，對 e 世代的年輕人來說，在線溝通( *online communication* )與離線( *offline* )或面對面的溝通模式，二者不是替代而是互補的關係，甚至有結合的趨勢。<sup>10</sup> 因此，對教牧來說，值得高興的是面對面溝通始終重要。然而，e 世代的「整全溝通模式」，包括了所謂「在線」時刻。

如果說香港人仍然最喜歡以飲茶吃飯來聯繫感情、保持交往(正如猶太人一同坐席吃飯表示關係密切)，那麼「得閒 call 我、有事就 email 我」的口頭禪，就最能反映傳播科技(手機及電郵)作為「保持聯絡」( *keep in touch* )的「理所當然」地位。更有人誇張點說，年青人不可遺失的不是身份証，而是手機。基於「call 你唔倒、當你無到」( *out of touch, out of the loop* )，這種所謂 e 世代的「自明真理」( *truism* )或恐懼，對部份人來說，用手機講什麼、ICQ 談什麼並非最重要，不計較是否“ *low touch* ”，只要是保持「聯絡/ 在線」( *keep in touch* )就最緊要。因此，對教牧人員或家長來說，Hi-T 的培養，首要的對 *high touch* 的探索，即深切了解高科技對人性發展和社會生活的影響，其次才是學習 *high tech*，例如學會青少年那種快速過濾大量電子郵件的本領，和在互聯網設立個人網頁、撰寫網誌( *blogs* )等與 e 世代達致整全(全面)溝通的技巧。

### 在網路世界，誰是你的鄰舍？

然而，正如英國 Middlesex 大學電腦科學學院客席教授 David Pullinger 所辯稱的，雖然不能簡單地說資訊科技的本質是好還是壞，但也不能說它是中性的( *neither good, nor bad, nor neutral* )。因為，我們談論的資訊科技並非一項工具而已，它是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結構的東西。<sup>11</sup> 作為地球上寥寥可數、著力研究和撰寫資訊科技和基督教倫理的學者，David Pullinger 的這個論點是發人深省的。

舉例而言，天涯若比鄰，電子郵件是打破時間與空間阻隔、快速而方便傳遞訊息(包括文字和影音)的工具，但在社會交往上，習慣成「自然」( *being naturalized* )，我們同時便被要求，每天都要儘快處理完電郵信箱內來自四方八面的信件，包括那些毫不篩選就轉寄給「所有全人分享」的複製郵件，然後從中挑出重要的，給「有需要的」對方「第一時間」回覆或交代事情。因此，

---

<sup>9</sup> Jan van Dijk, *The Network Society: Social Aspect of New Media*. 2<sup>nd</sup> ed. (London: Sage, 2006), pp.35-36.

<sup>10</sup> 同上，pp.39

<sup>11</sup> David Pullinger, *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yberspace: Extra-connected Living?* (Ohio: The Pilgrim Press, 2001)

一方面當資訊科技能增加溝通層面和廣度的“high tech”論點備受肯定之際，另一方面它有沒有增加溝通的深度(“high” touch)則備受質疑。此外，資訊科技如何改變著我們的生活節奏、溝通模式、時空觀念、人際關係、身份認同( identity)、貧富差距(包括資訊或知識的層面)、甚至對科技本身的依賴等一連串文化變遷和社會結構性的問題，亦不斷受到批判。因此，在面對和關心人類整體(特別是 e 世代的生活質素)和未來一代的生存狀況的前題下，基督徒不可以或不應該在 high touch——即我們如何發展和培養不被高科技所壓倒的人性和生活智慧——這種「有血有肉」的問題上，掉以輕心或默言不語。

當 e 世代逐漸被教導駛往資訊高速公路尋找知識、被吸引在五花八門的網際漫遊，變身成「網路(航)行者」( cybernauts )之時，牧養作為「一種『道成肉身』的工作，便不是遠遠站著觀看」。被神召命牧養他們的人，更須著緊與他們在這些日常生活的環節上分享福音的智慧。<sup>12</sup> 例如，David Pullinger 在他撰寫的書中，就提出了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——「究竟在網路世界或互聯網上，誰是我們的鄰舍？」在一般意義上，鄰居是在社群/ 社區中與我們相近的人。「相近的鄰舍，強如遠方的弟兄」(箴 27:10 下)，但正因網路世界已經沒有地理上的遠近可言，網路上的鄰居就是可接觸到的人( neighbors are there, rather than geographically here )。然而，可接觸到的是否就是舊約箴言所說的「鄰舍」或新約談及的「好撒馬利亞人」呢？(路 10:25-37)，即那位愛我們如愛自己一樣的人，「在我們不開口之先能主動察覺我們的需要，並當我們有需要時就在那裡幫助我們的人」( who is able to be aware of your need and who can help you in your time of need )。<sup>13</sup> 這實實在在提醒我們，「在線」的牧者可以只是網路上「可接觸到的人」而已。當然不論用在線或離線的溝通方式，可接觸到的比不能接觸到的強，但真正的「鄰舍」，是能主動察覺別人的需要，並在別人有需要時就在那裡幫助的那位。

溫哥華維真神學院的畢德生牧師( Eugene Peterson )說得好，雖然教會的辦公室的運作結構無可避免地以 PC 電腦為中心，教牧的工作特質仍然「在於結合兩個層面的服事：第一是傳遞神永恆的話語及旨意；第二是實際地在所屬地區和人群(就是所接觸的人)當中實踐出來」。<sup>14</sup> 既然神「道成肉身」來世間，是叫我們的生命更豐盛，或說過更有意義的生活，那麼，「所謂智慧的導師，就是以神的創造及回應基督的救贖為基礎，提供有智慧的輔導，幫助人過著健全而有意義的生活，教牧工作的職責即在於此」。<sup>15</sup>

\*\*\*\*\* End of Forwarded Message

## 離線訊息-- © 本月進深閱讀推介

推介(1) Pullinger, D. (2001). *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yberspace: Extra-connected Living*. Cleveland, Ohio: The Pilgrim Press.

<sup>12</sup> 尤金·畢德生：《全備關懷的牧養之道》[以琳編譯小組譯](台北市: 以琳書房，2002)，頁 ii & vi。

<sup>13</sup> David Pullinger, pp.81- 84

<sup>14</sup> 尤金·畢德生，頁 ix。

<sup>15</sup> 同上，頁 xii。

**推介(2)** Peterson, E. H. (1980) *Five Smooth Stones For Pastoral Work*. Grand Rapids, MI: Wm. B. Eerdmans Publishing. [中譯本: 全備關懷的牧養之道/ 尤金·畢德生 著; 以琳編譯小組。台北市: 以琳書房。

基督教線上中文資源中心(OCCR)版權所有©2006

OCCR 鳴謝《教牧分享》文章原作者允許在網上發表本文。

本文曾刊於《教牧分享》二〇〇六年五月號「後現代教會？」專輯內。讀者可免費下載本文作個人或小組閱讀及研究，唯必須全文下載，包括本版權聲明，並在引用時聲明出處。引用方法及中文文章版權詳情及來源可參

<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introduction/citationandcopyrights.htm>。

本文網址 [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art\\_0137.htm](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art_0137.htm)

OCCR 網址 <http://occr.christiantimes.org.hk/>

[繁體 PDF 檔下載](#) | [簡體 PDF 檔下載](#) | [觀看簡體 html 檔](#)